



葡萄架下

南人民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

PDG

目 录

人比山更高.....	李 准 (1)
水上崗.....	樊 俊 智 (13)
黄泛区的春天.....	馮 金 堂 (27)
老會計.....	周 西 海 (36)
家乡巨变.....	耿 振 印 (43)
葡萄架下.....	周 西 海 (56)
为了明天.....	馮 金 堂 (64)
春秋图.....	楊希民、王太亂 (79)
“找米下鍋”.....	韦 征 平 (90)
分水口.....	張 欽 忠 (103)
一面鏡子.....	青 野 (111)

人比山高

李 准

要說起嵯峨山，我还去过一次。那山里边有看头的东西可多啦！你看，插在云彩眼中的那个高家伙，叫个平古朶峯，我还在那个峯頂上睡过一宿哩！嗨！提起那一夜在山頂上睡，可有意思了。

那时候正是公社化时候，我們这一片原来的七个小乡，二十三个高級农业社，正吵着合大公社。楊寨街区委会門前每天象赶大会一样，鑼鼓敲打的震天响，从閃明到天黑就沒住过声，都是来要求合公社的。有的还用大馬車拉着大字报、决心书，把楊寨街三条大街都塞滿了。

我那时候是前进一社的高級社社长。我們那个社，在我們这一片，还算办得不錯的社，底子也厚一点。就在那几天，区委林書記有一回見我了，他說：“老馮，你今个儿到嵯峨山那个山区社去看看，看里边有个发展头沒有，将来咱合住办人民公社，得摸摸情况。”

林書記这么一說，我心里馬上靈了。原来这里边还有个掏道。就是在我們說这話的前一天，各社来区委送决心书，貼大字报，要求合大公社，嵯峨山里边那个高級社也来了。我們这儿离山里二三十里，平常也沒去过他們山里。只知道山里好地少、地块小、土薄石厚，又缺少牲口农具。羣众都穿着踢死牛鞋，每天就会爬山。那时候一看見他們也要参加

我們这个大公社，我的思想上就有点小“本位”了，嘴里由不得溜出来一句話說：“他們离楊寨这么远，叫他們合到四区那个公社倒好！”也就真巧，我說這句話，林書記正在我身边站着。他听見以后，当时扭过头看了我一眼，可也沒說什么。想不到今天却叫我去“看山”。

林書記說罢看了我一眼，我也看了他一眼。俺两个这一看，是玻璃鏡照着清泉水，嘴里不說心里都明白了。我心里說：林書記可真厉害，一眼就把人家心里什么都看出来。不用說，叫我去看山，还不是叫我克服克服“那个”主义！去就去吧！我也正想到山里去看看。

吃罢晌午飯，我頂了个草帽，捎上烟袋，就順着一條小山路，上嵯峨山里去了。一个人走路跑得快，日头稍稍偏西时候，我就翻过凤凰翅膀岭，来到嵯峨山山脚下。我正走着，猛听見山沟后边一个人在拉着嗓子唱着：

我家門前有座山，	怕难不算英雄漢，
荒山秃岭接住天，	誓把天堂搬人間，
昔日叫宅和尚头，	高山如不把宝献，
今日要变成花果山，	胡子白了也要干。……

唱的是曲子調，声音还滿脆和。我心里說：別看这山里人，唱的詞可倒新鮮，有股劲儿！正想着，看見那个人来了。他穿了身土花布衣服，脚上也穿着双厚底子踢死牛鞋，拿了个粪叉，却没有捎粪筐。我看見他时候，他正把一堆牛粪用脚踢到粪叉上，又忽地一掬，把那泡粪撂在路边麦地里。

我看看这个人只拿粪叉，不捎粪筐，就知道他是个干部。因为社員們还得記工分，拾粪是带粪筐的。走到跟前一

看，嘿！倒真猜得着，他正是这个山区社的支部书记張盘山。

我和張盘山年龄差不离，在区里开会也挂面認識。他抬头一看见我，就猛地跳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喊着说：“嗨！哎哟！老冯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

“什么风，跃进风呗！”我笑着说，“盘山哪！刚才我可听见你唱的‘路戏’了，在这大山里边，唱两句这种戏，倒真是听起来有个气派！”

这时他笑着把我膀子拍了一下说：“这是给我们那个青年队编的，我是瞎胡唱。”

我们一路说着，一路向村里走着，刚走进村，我看见牛草、小車、犁耙啥的摆了一大片，许多人在那里擦洗的擦洗，修补的修补，一边还熬了一大锅桐油。

我问盘山：“这是干啥？”

盘山笑着说：“社员们听说要参加公社，都提出来要把农具修补一遍。还要上一层桐油，带着新农具入大社。另外，我们还计划在这三天里把地里草拔净，再上一遍追肥，不带一块荒地、白地进公社。”

我听他这么一说，心里就有点赞成人家了。这时我又看了看人家村子里的卫生，也搞得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。街上粪堆也积得大，槽里牛也吃得肥，心里就想：别看这僻山里边，还真有个跃进劲哪！

正说话间，有个老汉端来了一大盘沙梨，一大碗“雁过红”烘柿子。我说：“我这又不是客，将来咱都是一个公社，一家人，何必还招待哩！”我这么一说，盘山高兴了，他说：“吃吧，我们这儿对谁都是这样子，咱这山里有的是。”那个老头也亲亲热热地塞到我手里一个柿子说：“你

吃吧！到咱这山里来一次不容易。咱这儿平常是‘多見石头少見人’，你不知道見來客有多稀罕。”

我說：“老叔！你看，你到底把我當成客了。”他說：

“不管客不客吧，反正你能到俺这山里来一趟，据我想着，俺这山里就有办法了。”接着他又小声說：“咱不是說着要往一块合哩，我們听說可高兴了。你不是馮家灣那个社的社长嗎？我認識你。我去你們那里參觀过。听說你們那儿已經是机器化了。”

我这个人哪，有个缺点，好热头。老汉一說認識我，又知道我們那个社里的情况，我这个头就有点热热的。我一面吃着柿子，一面向那里一羣人問：

“咱們合成一个公社，你們愿意不愿意？”

他們笑着說：“太愿意啦！”——“早就看上你們了！”还有一个老头說：“你們跟我們合哪！是胖老婆騎瘦驢——肥瘦相搭哩！”盘山也对我說：“俺这里一听说合大公社，社員高兴得甯也睡不着。过去俺这里小伙子們找不到对象，山下姑娘們嫌这里山深，嫌俺这里人都是老实的‘山夯子’。前天我們一往区里送决心书，山下边人家看到俺这山里有个奔头了，当天就說成了两譜媒。”

他們說着笑起来，我心里更高兴了。那时候可真有点晕头，我还記得我挽着袖子向人家大包大攬說着：“不要紧，将来給你們这里边开一条汽車路，叫拖拉机也开进来。另外，你們这里这么多青草，把我們那两头大奶牛赶上来。在你們这儿办个牛奶場，到那时候呀，叫山下边的大閨女，揹着行李找上山来。”

我这么一說，大伙都乐了。他們問：“听说你們社里的

奶牛，一天能挤一桶奶。多少錢买的？”

我伸着指头說：“八百块一个！”我說罢以后，大家还对我們那两头奶牛夸贊了一番。

說說話話，已經是半后晌。盘山这时催着我說：“老馮，咱去看山吧。”我說：“这不是已經到了你們山里嗎？”他笑着說：“哎，这才是个山嘴嘴，好看的都在里边哩，要是光凭外边这点山坡地，俺这个社还叫什么山区社。”他把“山区社”这几个字說得特別响，这时我才知道吹了半天，还没有看到人家的真东西。我說：“走，到你們大山林子里边看看。”說着，他給了我一根白腊木齐眉棍，他腰里纏了一条麻繩，还是揹着那把粪叉，向后山里边走去。

走过村子，又走过几家零星人家，再往里边走，就看不到人烟了。我們順着一条小蚰蜒路走着，路边一条小河流得嘩嘩响。盘山对我說：“山里路大多跟着水走，人跟水有时走一条路。”接着他在地下拔起一棵小草給我說：“你看，这是什么草？”

我拿住看了看，臥不出来。他笑着說：“这就是‘柴胡’，这山里可多了。一个人一天能刨十来斤，到家稍微晒一晒，拿到收购站，就是四角多一斤。”我說：“那么你們怎么不組織些人来刨呢？”他說：“哪里有人呢，我們这个社只七十多戶人家，光庄稼都够摆弄了。这山里边葯材可多了。”他又指着山坡上的草說：“你看，那是‘蒼朮’，那是‘防风’。就在那个老龙背上，还有‘金柴石胡’！这东西可貴重啦，是好补葯，和金子一样价錢！”

盘山向我說着，我可真有点眼热了。我說：“嗨！不知道你們这里还有这么多主貴东西！我們山下有的是劳力，将

来組織个刨药材队可是个門路。”他說：“那太好了！保險能增加社員收入。”

我們繞过一个山頭，山勢一轉，臉前忽地閃出兩坡十幾里長的大山場。山坡上邊長滿了杏樹、李樹和沙果樹，還有些一摟抱不住的大核桃樹。山坡下長的盡都是些一尺多深的白茅草、胡枝、抓地龍，盡都是些好喂牛草。

在我們山下邊，有時繕房子，白茅草要一角多錢一斤才能買到。喂牛的青草，只能在圪壕上割點，十斤兩分，就這還割不到。看到這裡這麼多，我真有點入迷了。我說：“盤山哪！你們真是拿着金碗要飯吃，這几座山場，能放多少牛羊啊！”他說：“我們也有個計劃，準備在三年後辦一個小牧場。如今只要合住公社，冬天情把山下的牛趕上來了，這裡喂三千兩千頭牛不成問題。在這裡蓋牛棚也省事，現成的木料、茅草，蓋三五百間牛棚象耍一樣。”听他這麼一擺，我說：“盤山哪！過去你們怎麼不早干起來哩？”

“過去！過去想也不敢想啊！”

“為啥？”

“社小身單揸不動哪！如今說要合大公社，我們才敢想了，才覺着哪里都是路了。”他又指着那些果子樹說：“就象那些杏樹，每年都結的象蒜瓣子一樣壓彎枝，可是熟了以後都落下來爛到溝里了，一年几十萬斤哪！只能到夏天，把杏核拾起來賣給藥店！”

不等他說完，我就說：“嗨！咱們就在此處辦個水果加工廠不行啊？”他說：“光辦加工廠哩！還能辦酒廠，將來把紅酒、綠酒裝到小玻璃瓶子里，叫城里工人、老大哥們也喝喝咱這嶺呀山的水果酒。”

看了这些果木树，我对盘山說：“这一看哪，不是‘胖老婆骑瘦驴’了，倒是‘胖老婆骑胖驢子’了！”我説着，他暗暗笑了，眼里边也闪着光亮，他說：“老馮，里边宝贝东西还多哩！”他又指着西边几条綠沉沉的大深沟說：“你看那边，都是深山大林子。几十里长呀！紅松、云杉、白蜡树、黄楝树，还有橡子树、栗子树都是长的窜天高，一撲抱不住。将来咱公社需要木材，你說怎么用呢！还有东边那架山，过去叫国民党毁过，这几年我們已經栽上树苗了。有的已經长得碗口粗了。就是我們人少，綠化的太慢。将来可是有个发展头。”

我說：“不要紧，咱回去和林書記說說，把全公社劳力全部开来，綠化他一家伙！”盘山說：“那太解渴了。要是来上五千人哪，用不了半月，就把这几座秃山綠化完了。”

我們越說越有勁。我这时想到树林子里看看，他說往那边去还得翻个大沟。山里路，看着怪近，一上坡一下坡，就是十八里。接着他拉着我要向北边走，他說那里还有宝贝东西。我也不知道还有啥，只跟着他往山里闖。

我們拐过去几个山豁口，慢慢却没有路了，这时得扒着石头往山坡上爬。山坡上茅草长得齐腰深，有去年干枯的，有今年新长的，黄黄綠綠一大片。爬过去两个大山坡，忽然眼前的大山昂出个大肚子来，我仰臉往上一看，好家伙！紅堂堂一大片乱石。豎看橫看，尽是些山峯峯，藍天变成一条綫了。

我說：“盘山，你領到这里干么？这个山叫啥名子？”盘山又着腰笑了，他說：“你沒見過吧！这个山名子才怪呢，叫个‘仰臉掉帽子’！是老一輩人起的。因为你望上看，

帽子就得掉下来。宝贝就在这个山里！”他说着把我领到山脚跟前，有个地方放着一块大红砂石。红砂石上还放着一堆草灰，看起来是他记的记号。他把那块砂石一掀，里边露出个小洞洞，他从洞里拣出来一块紫红色的软石块放在我手里说：“你看这是啥？”

“铁矿石！”我高兴地喊叫起来。他说：“对了！这几个山坡上都是！据老辈子人说，这铁锤犁面、犁铧都是最上等的，含有八九成！”

我看了看这几个山坡，花花搭搭，到处都露着矿线。真想不到这穷山窝里边却埋着这么多东西！我摇幌着盘山的肩膀说：“盘山，这座山可真是宝贝山呀！”盘山这时劲头更足了，他又指着伸在云彩中间的平古朵峯说：“老冯走！咱往上边爬吧，那上边还有更稀罕的东西。”我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水晶石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水晶石？”

“我上去刨过，都是雪白透亮的石头。”他说的那么热情，我也想上去看看，就跟着他往上爬起来。

那个平古朵有几十丈高，我看了看天，日头已经是快压山了。我自己跟着他翻了这几十里山路，也真有点乏。可是看看眼前东西这么多，人家又那么热情，也不好意思看半截就不看了。因此就又开始打起精神，跟着他往山边爬起来。

盘山是爬惯山的人，平常在平地走路，也是把脚抬的老高，还象走上坡路那个姿势。可是爬起山来，他可真利落。我们钻过几块象活放着一样的大石头缝，得用手按着地走。转过一个山脊，又没有路了。面前只摆着几块大石头，要经

过，就得从大石头上踩着跳，下边又是看不見底的深沟。

我就那样学着猴子爬，学羊跳，跟着他走着，他这时又給我讲起故事来。

他那个故事就是讲的平古朶。他說在以前那个平古朶本来是个尖头，它还会长，一夜就长高七八丈。后来长的太高了，頂着老天爷的屁股了，被老天爷打了一巴掌，把个尖尖打掉了，才变成今天这个平頂样子。另外他还讲起那山下有十八个洞，每个洞都有名堂。反正他讲的典故可多了。我們一路讲着，一路爬着，到太阳亲住西山嘴时候，才爬上了那个平古朶。

你这次要去嶺呀山里哪，也最好去那个平古朶上看看。嗨！好看哩！那上边都是平坦坦的地。在下边看去它那么細，上边却有百十来亩地大。站到那上边看，看的可远了，什么东西都在眼底下，我們这儿那条白沙河，在那上边看，就象一条帶子，曲曲弯弯的，还閃着明晃晃的銀光。公社修的那些小水庫，就象一串綠莹莹的葡萄，我又向脚下边看了看，只見下边綠騰騰的一大片，尽都是大树林，就象海一样看不到边。那个濃密勁就象你跳下去，能在树叶上走路一样。这时，我才知道这座山里边气势大着哩。

我們找水晶石，盘山留的有記号，找着一片帶着碎沙子石的小坑。就在那个坑里，他拣出来几条象指头那么粗的透明石头来。

我看了看，这种石头就是透明雪亮，象冬天房檐上冻的冰凌棍，一头是尖的，一头还粘些灰砂石。我对那东西也不懂，就說：“盘山，你怎知道这就是水晶石？”

他說：“你看，这种石头都是六个楞。我問过行家，这

种石头就是水晶石。眼镜就是这东西锯的。这几块太小，下边还有大的！”他説着就又向下边挖起来。挖了一会，又挖出一条象大妈指头那么粗的，可是我們拿起来看时，才发现天已經黑了。

妥啦！天一黑，他算着急了。他抬头一看四下昏蒼蒼的，就拍着头説：“嘿！只顧看石头，不防天黑了！”我説：“是！咱赶快下去。”

他却一把拉住我説：“不行了，这离住人家的地方足有二三十里，又是这种路！”他説着急了一头汗，臉紅紅的又好像自己太冒失了，他説，“嗨！真沒料到，今黑夜会把你弄在这上边！”

我安慰他説：“没关系！真下不去，咱就在这上边过夜。”他哭喪着臉説：“那也只有这样了！”

这时候我倒觉得好笑起来。山里边同志，可真热情，虽説把我弄到山上下不去，倒觉得他怪可爱。

我們对坐了一会儿，天更黑了，热天星星都亮起来了。这时候他好象又想起什么事情一样，来安慰我来了。他説：“老馮，你怕狼不怕？”

我説：“不怕，咱走这一晌，又沒碰見牠！”

他説：“狼还是有的，特别这一片。可是牠怕人，不管什么野东西都怕人。今天夜里你情睡了。”

我説：“你呢！你不睡？”

他説：“我这个人照常是夜里不睡觉，我今天白天睡了一觉。”

很明白，他是想来照顾我来了，我还能叫他給我站崗，自己睡觉，我就説：“我今天夜里也不瞌睡。”

他看看我也坐着不睡，就說：“那这样吧，咱們两个都睡。跑了一后晌山路，还能不乏。”他說着找了几根小木头棍插在地上，又把腰上的麻繩解下，在木头棍子上拴了些圈。我問：“弄这干啥？”

他一面拴着一面說：“狠这东西最怕繩套，只要把轉圈拴上套套，咱們躺在中間情睡了，可保險。”

我說：“行，那咱們都睡！”我們俩說着，就挤在繩套中間睡起来。

剛躺下沒多大一会儿，他却打起呼嚕来。看那样子真象睡得熟。我怕惊动他，也装着睡着。嗨！可是沒等吸两袋烟工夫，他却悄悄爬起来，把自己披的个袂袄盖在我身上。自己又悄悄拿起粪叉，坐在一块石头上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笑起来了。

我一笑，他也笑起来。他說：“怎么，你沒睡着？”我一翻身爬起来說：“盘山，咱們誰也別給誰放哨了！来，吸袋烟，說說将来咱們开发这个山区的計劃吧！”

我們說着，就吸着烟在那个平古梁上扯起公社将来的計劃了。嗨！那天夜里我們两个談的可有兴致。我們从办牧場談到做罐頭，又从做罐頭談到办造紙厂，后来又談到炼鋼鉄，刨葯材，在山里边盖休养院，修花园……越談越有勁，一家伙談了一夜。

到天快明的时候，我慢慢看見东山嘴下边出現一片灯火，我問盘山：“这是哪里的灯？”

他笑了，他說：“这还是个保密事情，如今可以跟你讲讲。”他指着那一片灯火說：“那个地方叫‘葫芦峪’，就在我們村东南。两边都是高山，山嘴象个小瓶口，中間象个葫芦形状，因此就叫个‘葫芦峪’。那地方本是个好庫址，只用

打个小坝，就能蓄住几架山的雨水。可是这个水库却浇不住我们山里地，倒是能浇你们下边几个社的地，因此我们过去都没有修它。现在不是说合大公社，社员们说：得给你们下边送份礼。这个礼就是悄悄给你们修个水库！他们已经突击了几天了，你看，现在天不明又来了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心里热呼呼的真是感动。我想着群众为了办公社，真是把心都掏出来了。过去都说人家山里穷，其实人家一点也不穷！就按人家这股干劲，还愁翻不过身来吗！其实我们那个社，看起来有几部拖拉机、煤汽机和锅驼机，也还不是那二年党领导着苦干出来的！想到这里，我又想起昨天晌对人家吹八百块一头奶牛的事，脸上真有点热辣辣的。

盘山看我不吭声，他挤在我身边问：“老馮，你在想啥？”我说：“你猜猜。”

他笑着说：“我一猜就猜得着！你大概是在想咱们人民公社将来怎样开展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的计划吧！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过去咱们只搞农业，可真是都把宝贝抛撒了。将来人多了，力量大了，一定要把这几项都开展起来。你看，光这几座大山，就是咱们的‘聚宝盆’，常言说：‘留得青山在，还怕没柴烧！’情干啦！”

我说：“盘山，你还没有完全猜对！我在想着你们这股冲天干劲！比起来这座山更宝贵，更高更大！”我刚说完，盘山一下子把我抱住了。

天慢慢亮起来了。东边天上先抹出来一片红云彩。山下村子里钟声响起，吆喝牛、打夯、喊号子的声音，也隐隐响起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一轮红太阳跳腾着出来了。在山顶

上看，那太阳紅得象血一样，一露出来，就忽地一下閃出万道金光！我們这时看了看我們公社的那些村子、土地、庄稼、新办的工厂……也正象新升起来的太阳一样，发出来万道光芒。

水上崗

樊俊智

俺队的面粉厂，隔一天往城里送一回面。今天輪到我帮車。四輛胶輪車，輛輛都是高驃子大馬，牲口脖子上都挂着一串銅鈴鐺，可威风啦。我最喜欢俺队那兩匹枣紅馬，头上戴着紅纓子，走起路来，老是昂着头，滿身兴勁。今天使这两匹枣紅馬的是俺队团員干臣，这小伙子不管干啥，总是一兜勁，也爱說些調皮話，唱兩句曲子。我和他坐在一輛車上，只見他把鞭子抽得劈拍劈拍响，便領头出发了。四輛胶輪車出村上路，銅鈴鐺嘩唧嘩唧的响成一片，蹄声得得，尘土滾滾，可不是吹哩，走路的人全站定脚跟，扭过头来看呢。

車到宋沟口，前面过来五六个驮煤牲口，赶牲口的小伙子，赤着脊梁，渾身上下淨是煤，全揹着个粪筐。不用說这是黑龍崗队的馱子。我仔細望去，一眼便瞧見志远，他正在擦汗，那条手巾烂得不成个样儿了，簡直象块破抹布。哎！怎么不换一条新手巾呢？

走到跟前，小毛驢还沒来得及給馬車躲路，干臣把鞭子

一摔，劈拍兩聲，馬車闖着可過去了，險些撞着人家。我扭回頭來，想跟志遠打个招呼，馱子已被尘土遮住了。我真不滿意于臣。他却得意地說：

“几个毛驢蛋子，還不給咱們註路！”

“少驕傲！人家勞，不過是沒有水利条件，別的咱也不比人家強啥。再說，人勞志不勞，你休小看人家。”

他尖起嗓子說：

“噢，我的團支書，沒想到又扫住你啦。”于臣又开玩笑， “還沒過門，就跟人家一心啦！”

說罢，他又炸了一个响鞭，接着唱起曲子來：

水泉大隊不簡單，
四十二盤龍拉磨，
八百畝地不靠天，
要想旱了俺的地呀，
除非是天塌龍叫喚啊……

我坐在馬車上，想了許多事。哎，志遠呀，再沒錢，我不信你連个手巾都買不起！这条破抹布一样的爛手巾，要是叫俺村的姑娘看見了，又該出我的洋相啦：“嘿，看榮華她愛人用的手巾吧，活象尿布呢！”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笑了，他們黑龍崗隊就是不勝俺隊，也不是俺隊人夸口，俺隊的青年出門，穿的全是俺隊縫紉社機器扎的衣服；姑娘們出來，穿戴可就更漂亮啦。去年三月十五會上，戏台前边，兩隊的姑娘都不往一块站。他隊的姑娘，冬天总愛頂个白羊肚手巾，有的怕不耐脏，煮成黑色或是藍色，穿的全是粗布衣裳；俺隊的姑娘呢，可就大不相同了，头上圍的是大紅的、杏黃的、鴨蛋青的、苹果綠的……各式各样的头巾，絨衣毛

禪，這都不稀罕，俺隊就是比他們隊富裕嘛。無怪有一回他村的姑娘來俺家，一進屋說啦：“咦！多象百貨商店。”這兩年，他隊的姑娘都是往俺這兒跑哩，好幾個姑娘都嫁到俺隊里來了。……

我想來想去，胶輪車可快到城裏了。進了城，我一定要給志遠買條毛巾。別的不知道他還缺少什麼用的不？哎！他這個人，就是這麼個脾氣，你問他捎什麼東西吧？他總是搖搖頭，好象他當真什麼也不缺少。

到城裏，卸罷車，我便抽空到大街上去了。進了百貨公司，我揀來揀去，覺得一條帶紅花的手巾怪如意，便買下了。看我吧，走出門才想到志遠是不會喜歡這麼花的手巾的，你給他，他保險不要。我又折回去，換了一條純白的手巾，那手巾兩邊上還印染着八個鮮紅的字：勞動光榮、干勁沖天。我心里樂了，志遠一定喜歡這條手巾。我經心地用紙包好，放到提兜里。這天黃昏時候，我們回到家後，我連三趕四吃了一碗飯，跑了一天也不知累，就到黑龍崗隊找志遠去了。

到他家，說也真巧，志遠剛回來，正在洗腳。我在門口向里边探了一下頭，見院裏沒有別人，便咚咚地向他走去。我把給他買的手巾藏在背後，想叫他猛一喜歡。他聽見腳步聲，轉過臉來，一看是我，笑了。不瞞你說，今天他這笑臉呀，我還是頭一回看見呢，笑得有些出奇，十成有九成是他想起了路上的事。

我看見他那條破手巾在院裏的繩上搭着，伸手取下來遞給了他：

“爛成這個樣兒了，就当擦腳布用吧！”

“什麼，擦腳？”